左氏傳

五六

ロ 12
665
3

齊桓伐楚盟屈完　齊桓下拜受胙　陰飴甥對秦伯
子魚論戰　寺人披求見晉侯　介之推不言祿
展喜犒齊師　凡七篇

伊 12 明 補 665 巻 3

春秋左傳巻五 盡十五年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經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齊帥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楚人伐鄭。荊始改號曰楚。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探具還之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也地有二名）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

縣西入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虞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冬十月不雨 傳在三年 楚人侵鄭

傳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 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 宮之奇虞忠臣 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懦弱也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親而狎之必輕其言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前是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今虢

爲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己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爲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爲災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六月、雨、示旱不竟夏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棄德不祥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爲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夏許男新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八月公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書經云馬牛其風
風指牝牡相誘言
馬牛最善行遠
以各處南北不能
見而誘去喩其遠
之甚也

言既奉王命得專
征伐又賜有履不
限地界未嘗南北
地遠為不當涉也

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喩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 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如陘之師觀強弱 師退次于召陵 完請盟故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共載 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二事皆關係周室
聲其罪而討之所
以夾輔也

此自辜貫承認不得
然不言其不當問
但言其不當問此問
問也詞甚冷雋

言以君之恵使我得
徼社稷之福寡君
見收於君不以為辱

而弃之固所甚願焉註支離可笑齊桓說攻說戰異樣矜張屈完止閑々說个能守當八國之師入於楚境已自看但見矣楚唯堅壁不出師老之後必不齊勢不能反客爲主与楚爭衡於方漢之間若前不得門退不得還大非齊之利也屈完虽衆無所用一語謂齊侯若以力爭欲戰不得欲攻不能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齊桓此處草々結局最是千古無撇手處

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

何處用此兵力字純妙兵機莫作閑言讀过齊桓伐楚一事千古美談而魯僖猶借其功作頌極力鋪張看來當日八國之師歷三時之久其聲罪也僅得其半推半認其陳師也反惹其先蔡後侶列國諸侯不能覿楚君之面止盟一大夫而還有何功績越二年齊侯伐鄭而楚即圍許救鄭仍是相持不下景況何

屝屨其可也（屝草屨）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於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

曾得其手點恐服
守不知伯者作用
本是箇假兵到
而來盟便算楚
服所謂拏得起放
得倒也或謂楚有
僭王之罪桓公問之何
說之辞試問當日
伐楚果能勿楚
令去王號乎若楚
不聽果何以申前還
師乎此皆管仲籌
之最熟正恐楚不能
買辞也後儒紛紛
饒古無有是處

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渝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奔從告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大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閒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 逃其師而歸也逃例在文三年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傳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為備故也 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釋經必須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 不謹慎 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譙讓之 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 讎猶對也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 保而守之 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訴爲公所讓堅之則爲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陳轅宣仲怨鄭

左傳一　卷五

申侯之反己於召陵（轅宣仲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鎭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失親患必至（親黨援也）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

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 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翫習也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爲二年假道滅下陽 晉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頰輔車牙車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盟府司盟之官 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 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 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周書逸書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馨香之遠聞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
而異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
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
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

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
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
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
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
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
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無傳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 曹伯班卒 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 公子友如齊 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無傳

傳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競強也憚難也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欲以申侯說 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濤塗譖在五年 初申侯申出也 姊妹之子為出 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 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釁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政狹法峻 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姦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爲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

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盟洮傳

經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甲子，晉侯佹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夏會

異姓諸侯非夏商之後者無此賜乃襄王之特典
舊註謂桓公九命作伯故稱伯舅何說
賜胙特功有無下拜之命因未傳畢而齊侯遽欲下拜故以此言止之非臨時又再傳一命也
若不下階而拜受殺震懼天威顛墜失儀及貽天子羞命之辱
有一坊本將下拜登受四字作四句讀甚有理

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修睦以尊王室故以為禮）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勞如字言桓公年老且有功勞故周室欲令進一級以寵異之舊註作勞問何說）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天子臨其上威嚴去己甚近）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

葵丘之會所以明王禁乃尊王之實有功於周室況襄王得立原藉首止之盟從定其位為勞甚大襄王賜胙比之同姓諸侯所以親之也夏商之後所以尊之又命無下拜以寵異之可謂盛恩無不至矣但恩可加而禮不可假齊桓之對君臣堂陛之分凜然較之晉文請隧不啻霄壤此夫子所以評其正孟子所以稱其盛也文之嚴肅

在存問也

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處〻帶有婉曲之致愈誦愈有味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圭荀息有焉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已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

惠公 隰朋齊大夫 惠公夷吾 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
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
勸秦 夷吾弱不好弄。 弄戲也 能鬭不過。 有節制 長亦不改。
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
也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文王之謂也。 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 又曰、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 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為人法則 無
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 既僭而賊 難
哉。 言能自定難 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言其

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 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
氏世為左師。

經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 狄滅溫。溫子奔衛。 蓋中
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弒卓
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
君於昏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
克。 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名
以罪之 秋七月。冬、大雨雪。 無傳平地尺為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晉侯

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

[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 [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蔑無也]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 [泠至秦大夫] 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 [祁舉晉大夫] 及七輿大夫 [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 [七子七輿大夫] 丕豹奔秦 [丕豹丕鄭之子]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大主秦也小怨里丕] 公曰失衆焉能殺 [謂殺里丕之黨] 違禍誰能出君 [謂豹避禍也為明年晉殺丕鄭傳]

經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秋八月大雩 [無傳過時故書] 冬楚人伐黃

傳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釋經書在今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

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本）

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經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母及洮）

傳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郛郭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都）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王子帶前年召戎伐周）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節時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也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管仲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年春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

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國今琅邪鄫縣）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狄侵鄭。（無傳）冬。蔡侯肸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之）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

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 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牡丘地名闕 遂次于匡 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大夫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螽 無傳爲災 九月公至自會 無傳 季姬歸于鄫 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傳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

首象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取 實落材亡
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車三壞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
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
慶鄭吉弗使 惡其不孫不以爲車右此表吉之多忌 步揚御戎家僕
徒爲右 步揚郤犨之父 乘小駟鄭入也 鄭所獻馬名小駟 慶鄭曰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
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變易人意 亂氣狡憤陰

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 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
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 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 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因其資 謂奔梁求秦 入用其寵 爲秦所納 饑食其粟三施而
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
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狃忕也言辟秦則使忕來 遂使請戰曰
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
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 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得囚爲幸、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 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 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 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

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弟也。簡璧罃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絶

令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

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

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而爲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爲雷爲火爲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嬴敗姬

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絶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婦懷嬴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及惠公在秦曰

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僔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爲深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恃齊救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 扁其親爲秦所殺 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毒謂三施不報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呂甥作用全在敎郤乞征繕以輔孺子一語亦晉已有君使秦徒抱空質耳此篇以不和言和借君子小人口中逗出立圉待命二意渾成無迹末把歸晉君看為秦之利抑揚中紀是一片箴能給可謂詞令妙品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

（歸晉君庸真秦之利）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

（不歸晉君無利於秦秦必不肯為此）

秦伯曰是吾心也

（歸晉君之意始決）

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果其禮）

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春秋左傳巻五

春秋左傳卷六 僖公盡二 十六年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歛故書日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

傳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傳言隕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太原南入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所病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

（卞縣）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

傳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

雍与饔通

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卽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入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傳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孝公立而後得葬）秋八月、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

苟能治之燬請從焉 燬衛文公名 衆不可 不聽衛侯讓 而後師于訾婁 陳師訾婁訾婁衛邑 狄師還 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爲衛所滅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 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 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鄫子會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

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地於齊齊亦與盟 梁亡 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傳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小事不用大牲而況

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
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
曰薄德、謂下欲因亂取鄫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
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
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恐其
亡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
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

不服也、曽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
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
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

公宮溝塹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夏郜子來朝無傳郜姬姓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戸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楚人

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爲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爲二

十二年戰泓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紓解也爲明年伐邾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冑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泓戰起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

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爲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顯、明也。思、猶辭也。詩、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

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泓水未盡渡）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

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已）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鬭）三軍

以利用也（為利興）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芈女也）

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是以諸侯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弒）

經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夏五

與音預連下有幾

月宋襄公卒、傷於弘故也。終子魚之言得死爲幸。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

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爲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衞地今衞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

二十乘、四馬爲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爲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

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退不得楚止命也）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

外內惡之。（晉侯惠公）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諡懷公故號爲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喩秦）公賦六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喩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趙衰曰、重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絏馬韁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投其璧于河質信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

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之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衞文公諸門戸僕隷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

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衆）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

服其事不居其功蓋臣子之心然錄其勞而定其賞亦國家之典晉文從亡之臣十九年在外若尽說無功則稱凡沐雨与家食坐視者等無是理也但行賞貴將必待求之而後得不求則不得者可議耳篇中重冒功一邊濫賞意只帶說後段借与毋閒者之詞自明其不為利不為名二意則雜之立呂有大過人者晉侯綿上之舉亦知己之不及賞為過推之不言祿為善

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綿上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爲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
小說載晉文求推不得焚山以逼其出推寧受焚而死至今傳清明前一日人為禁烟名曰寒食夫晉文行賞未及不過一時遺忘去而歸隱可也何至視同寇讎寧焚死而不出其怨懟君父之罪有不容於誅若後人何所取而隆之代為禁烟邪 凡此皆好事者爲之讀古者不可不辯

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

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喩兄弟和睦
則强盛而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
扞異族之侵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
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
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
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
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爲近道近當暱之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
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
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
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
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
（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
甚）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
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
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
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
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
皆采邑）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
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
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

已其通

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鄙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群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之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宋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經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同盟] 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 葬衛文公。[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

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王、納王也] 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 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已當此兆、故曰不堪]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

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
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
王所宴饗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且是卦也
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于一爻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
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
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
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
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

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
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
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
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
呼曰蒼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
已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楚鬬克
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

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爲頓閩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諜間也。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寗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寗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

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 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 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鬭宜申、司馬子西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 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 楚申公叔侯戍之、爲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 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左傳卷六